

唐

語

林

附校
勘記

三



林 語 唐

記勘校附
(三)

撰 讜 王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爲次無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爲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一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勸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勸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勸

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勳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勳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勳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勳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赤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

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于坐未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置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弈碁。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碁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弈罷請去。旣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

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綈。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褐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覲。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扼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

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尙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

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尙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檔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尙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侯君集家有金簾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

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于天下。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特有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子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鐻簞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鐻簞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卽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尙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爲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闔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卽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尙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爲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叩鐘磬。使闌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鏹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卽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卽宋之間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間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爲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旣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尙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尙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旣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卽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邊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着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筍易寬只可謀朝夕。

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不悅。以爲諷上。援筆酬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卽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尋坐罪。爲姜武略所按。以枷錮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尙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中宗崩。旣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和元祐爲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戎。韋氏命鞠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韋鏐初在憲司。邵昊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昊嵩俱加朝散。獨鏐不及。昊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鏐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鏐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踣地。昊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脚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猶勝以氏爲禿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

祿山僞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明皇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探捕鵲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網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研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簷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原註）璉小字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註）上于諸親嘗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撓挹衆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爲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爲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廡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廡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衛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卽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唐承

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尙黃。旗幟尙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卽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鄴介二公焉。扶風太守房琯。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矐以娛之。呼選人名。引人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鬚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卮。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齩。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傳諸墮齒空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祕異之術。最善隱形。元宗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沒。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于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驛于路。笑而謂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淒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沒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旣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